

弦子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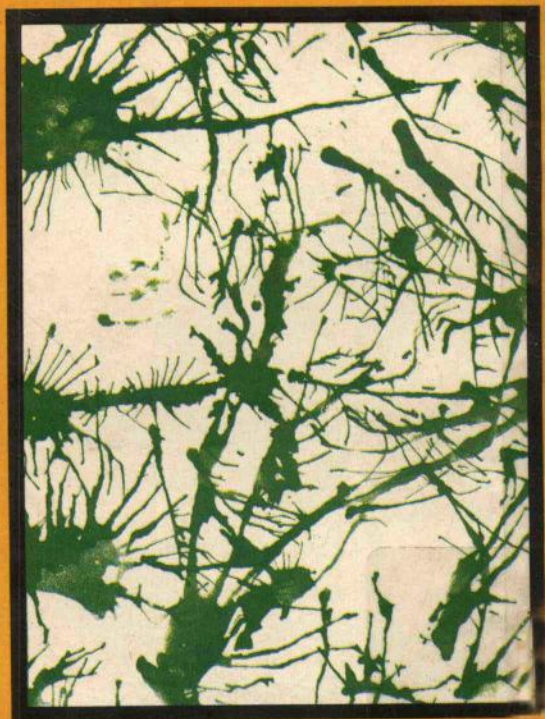
薇薇夫人 著



世界文物出版社

弦子之間

薇薇夫人 著



世界文物出版社

點線之間

點線之間

薇薇夫人著

人著



世界文物出版社

世界文叢二七

• 點 線 之 間 •

薇薇夫人著

世界文物出版社印行

序

我是一個「十分散淡」的人，雖然樂觀卻並不積極，出這本遊記就是個最好的「說明」。五十九年夏天到六十三年夏天，四年的時光下來，多少印象都比夢還淡了。除了孩子們偶爾起興要我放放當年拍的一盒幻燈片，還能引起一點回憶外，有時候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真的去遊過。

曾聽過有人很不以為然的說：「凡是出過國門的人，歸來都得寫點遊記什麼的，表示他們曾經到『彼』一遊。」事實上任何人到一個新鮮陌生的地方都會有點「感覺」（可能並不全像接觸那麼深刻），這點「感覺」就會讓一個「玩筆桿的人」忍不住要把它記下來。至於記得好不好，那就看各人的「功夫」段數了。要想像寫「老殘遊記」的劉鶚那樣，在山水人物裏交織着「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的遊記，或是像楊乃藩先生的「遊屐天涯」那樣對很多地方的風土人情、歷史地理都很熟悉的遊記，我是望塵莫及的。

我並不「假撇清」地說我不想把曾在「女性」雜誌上連載過的遊記出單行本，因為彙集成一本書以後，對我自己來說也算是遊踪萬里的最好紀念品。世界是這樣大，每個出外旅遊的人，不可能都「窺見全豹」，希望我也看到一點別人沒看見的東西，填補其他更好的遊記的縫隙，多少就不會對有勇氣出版這本遊記的「世界文物出版社」的鄭少春先生太難為情了。

不過出書總是一件應該謹慎的事，我當初寫的時候就抱着兩個原則，一是絕對忠實於自己，不知道的不寫。一是少扯自己在外面的私人生活，因為我不打算寫家書。我只是把讀的人當作我的老友，從萬里外歸來跟您聊聊我看見的那些風景和人物，還包括我鬧的一些小笑話。又十分獻

醜地在書裏插了幾幅拙劣的速寫，那真正是「有感而發」，譬如在華盛頓一家餐館裏看見的孤老太太獨自吃晚飯的神情，在紐約第一次看見「雌雄莫辨」的嬉皮，穿紗裙跳民族舞的希臘男人：都是印象深刻難忘，而當時却又不方便用照像機照下來的，就上了我的速寫簿。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被美國國務院邀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光榮。人家每年有那筆預算，就得花掉才行。被邀請去的人要想在短短的四五天裏，就能深切的了解他們的國家和人民簡直是不可能的（至少我自己有這種感覺），不過是把一些已經知道的親自去印證一下而已。就像我們早就知道美國主婦是辛勞的，果然我看見的也正是如此。我們早就知道他們是重視個人自由發展的，果然在小學校裏就印證了。但是我自己覺得「耳聞」和「目見」之間多少還是有些差別。我接觸到的有：「代溝」並不像「傳說」中那麼嚴重，除了紐約或華盛頓那種大都市，老人也並不像「傳說」中那樣被家人摒棄不顧，家庭生活却出我意外的被夫婦們重視，雖然他們的離婚率比我們高。所以這次訪美對我自己倒是有一個很好的收穫，那就是學着更客觀地去觀察人世間的萬象。

這次旅遊我感覺只不過是從一個「點」經由一條線到另一個「點」，在「點」和「線」上留得一些「浮光掠影」，於是書名就定為「點線之間」。

六十三年七月一日

目錄

序	九
開場白	一五
歌舞・嬉皮・女性	一八
萬國博覽會小記	一九
自己國民至上	二一
彩色世界——夏威夷之旅	二二
不同的感受在華府	二五
古鎮・留學生・腰果	三三
逛花園・採草莓	三九
我看紐約	四七
波士頓有濃濃的書香	五五
雷鳴之水	五九
眼花撩亂的芝加哥	六七
明城參觀中國留學生婚禮	八一
惹起鄉愁的農莊	八五
坐火車如行山陰道上	八八
沙漠裡的奇跡——鹽湖城	九三
黃面孔最多的城市	九五
星光黯淡洛杉磯	一〇三

大峽谷——天神的大顏料缸	一〇八
聖塔費掠影	一一三
紐奧連有法國風味	一二四
邁阿密一瞥	一三〇
開始了孤獨的歐遊	一三四
人造陸地的荷蘭	一三五
瑞士的景色迷人	一四〇
永恒而迷人的羅馬	一四九
雅典像一幅淡彩畫	一六一
曼谷是佛寺的世界	一七一
香港的行街・飲茶・看燈火	一七四
美國流行些什麼	一七七
美國學生的暑假	一七八
一位社會工作者的報告	一七九
好認真的雜誌社	一八二
紐約的女孩們	一八三
甘迺迪故居	一八四
應否「未雨綢繆」	一八五
聖伊利沙白之家	一八六
好一頓愉快的晚餐	一八八
幸運的老人生活	一九〇
後記	一九二

開

場

白

民國五十九年夏天，美國國務院邀我去訪問四十五天。這樣短的日子要想深刻的了解什麼，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像蜻蜓點水似的，在

美國大陸就點了十四大州，外加夏威夷。但是從浮光掠影之中，倒也確實增加了不少見識。

我一向不講究服飾，那時又正好是盛夏。我出國門時帶了兩隻箱子，一大一小，小的裝了幾件換洗衣服，大的裝滿了臺灣土產禮品。所以這一趟，我雖沒有做國民外交

的才幹，但從土產禮品上結識了好幾位不知「臺灣」在那裏的異國友人，還替一家孩子取了兩個中國名字。以我拙於交遊的能力來講，也算小有收穫了。

美國國務院的這次邀請，雖是出於官方的形式，但在華府為客人安排節目的却是民間組織（Covermental Affairs Institute），要看什麼隨你挑選。我因為自己不過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所以只想看看美國的家庭，他們夫婦是怎樣相處的？兩代之間是怎樣協調的？附帶看看退休老人生活、農家生活、職業婦女生活等等，因此我所接觸的大都是平凡、樸實的美國國民，和美國影片上所顯露的完全不同。

說起這次的訪美，「起源」也是很有意思的，原來美國新聞處的文化專員何慕文先生（Mr. Mervin E. Haworth），不僅有位玲瓏嬌小的中國夫人，而且他會講中國話，會看中國文字，他常看聯合報我寫的專欄。就這麼，我們素昧生平，他竟找到我，把一份邀請信交給我

▲作者在地圖上指出遊覽過的地方。





▲作者訪問歸來撰寫遊記時之神情。

。可是，他的中文程度那麼好，我的英文却不太靈光，當我坦白的把語言可能有的困難相告時，他一再告訴我放心。結果到了華府，發現他們替我請了一位翻譯小姐，竟又十分巧合的是我先生的學生，輔大畢業的錢安素小姐。這世界也蠻有趣的，假如何慕文先生不懂中國文字，我不會有這個機會。假如我語言沒問題，又怎會四十五天，天天有位善體人意的小姐陪伴，解除我好多困難呢。

回程單槍匹馬闖歐洲，緊張、寂寞，但也值得回味。八月八日從香港回臺灣，一個人坐在飛機上，翻翻畫報，發現我從臺灣、經日本、到美國、繞倫敦、荷蘭、瑞士、羅馬、希臘、曼谷、香港再回來，竟真的飛了一個圓圈。最後的結論是：看遍了花花世界，還是家好！畢竟，我不過只是個平凡的主婦啊。在行囊中帶了一本速寫簿，本來的構想是畫出照片所不能表現的趣味。可惜我技巧拙劣，力不從心，很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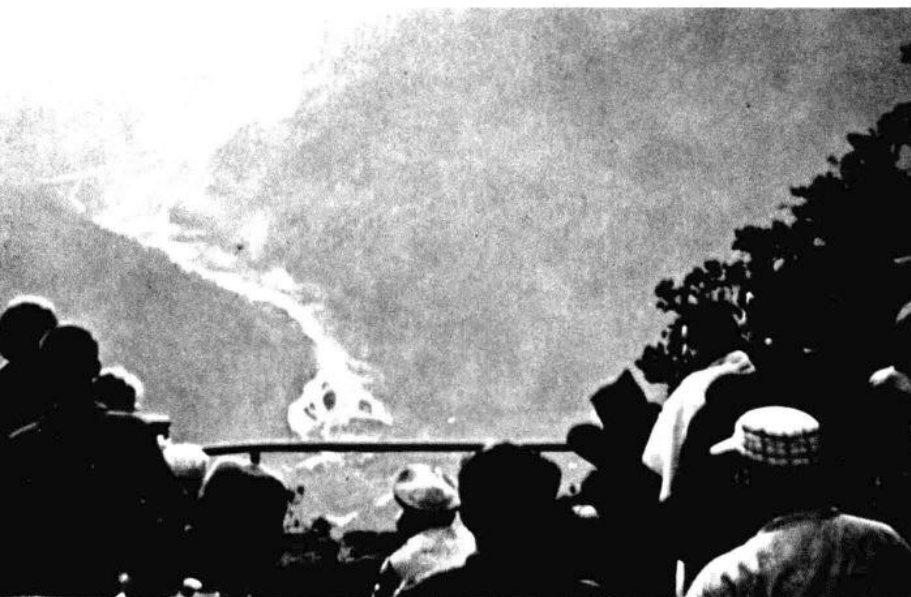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字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從第二展覽室「文字之牆」上，可以看見中國文字源流演變的軌跡。



▲中華民國國館，係由我旅美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上圖為該館外貌。
◀中國館後庭院中有一池塘，池水清澈見底，游魚可數。池上植一翠綠臥松，據說松齡已二百餘年。

▼夏威夷群島中的活火山之一——拉瓦火山，是吸引遊客的名勝之一。



▲舉世聞名的夏威夷威基基海灘。

►夏威夷海邊揸着衝浪板的遊客——作者速寫。



▼林肯紀念堂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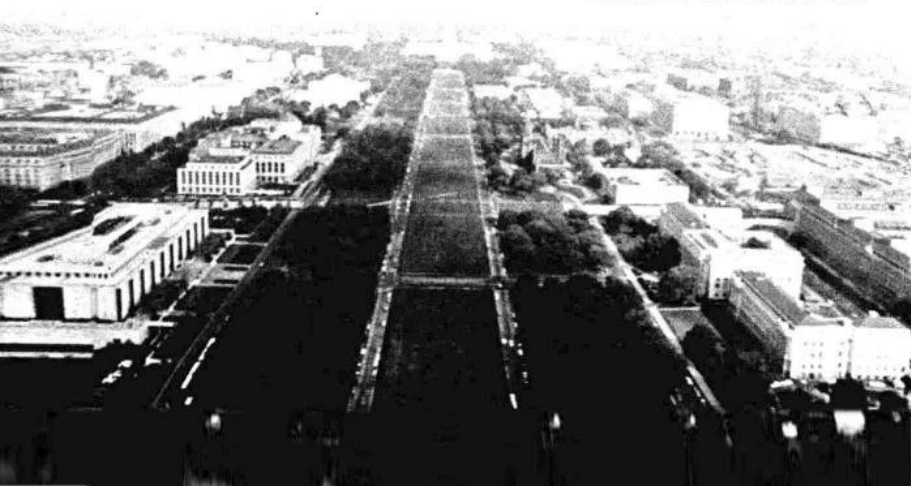


▲傑佛生紀念堂遠眺

▶美國國慶日晚上，民衆齊集華盛頓紀念碑前，參加慶祝活動。



華盛頓市中心林蔭廣場全景



►遊客進入國會圖書館大理石的廳堂，恍如置身於義大利的宮殿。



►作者攝於白宮前
▲從甘迺迪總統的陵墓，俯瞰阿靈頓公墓、紀念大橋、林肯紀念堂及華盛頓市區。





▲東京最熱鬧的地方——銀座夜景。

舞歌 ． 皮嬉 ． 性女

東京不是一個嘈雜的都市，至少在我的印象裏，街道都不寬，像山坡樣起伏不平，有些街道甚至比小城市的還安靜。

但淺草是個較為聲音多的地方，有點像萬華龍山寺一帶，東西稍便宜可不是上等貨色，也能討價還價，一位日本老先生請我們來淺草看著名的「松竹」歌舞團，進去之後先放一場電影，格調不高，插科打諢，使人厭煩。電影完了，進來大批外國觀光客，擴音器先日語後英語向觀眾介紹節目內容（這為我的日本人以自己國民至上的看法作了見證）。若以藝術水準來看，這場歌舞並不是高水準的，可是他們的聲光佈景在一個外人看來，倒是頗令人讚嘆。整個的演出沒有幕



▲淺草名勝觀音寺的大殿。

與幕之間的距離，電鈕一按，伸的伸，縮的縮，就改成了另一番景象。其中有一場以巴黎凱旋門為背景，門底下大道上每一部汽車前都亮著燈，閃閃爍爍，真能幻成汽車在奔駛。另一場是以大廟堂為背景，最後火燒起來，佛像、殿裏的大柱子、橫樑，全都連續著斷了、裂了、倒了，滿臺烟火瀾漫，煞是逼真。將近兩個鐘點一氣呵成，觀眾走出來，都挺滿足似的面帶笑容。但我知道也有像我一樣笑不出來的人。

戲院前有五個「嬉皮」在照相，據說是為他們的唱片發行在做廣告，一大羣人圍觀，畢竟東方人對這種不男不女的人類還是不習慣當成正常人看待。但是日本的嬉皮並不少，看他們的樣子，你不知道那算進步還是算退化。

日本的女人，普遍說來都愛化粧，又紅又白。看慣了國內樸素的面孔，對於這些像我們買化粧品櫃檯前美容師似的女人，我有時會想，是否因為她們愛化粧，所以脂粉